

對偶新探——以永嘉四靈詩為例

陳 萬 成

香港大學中文系

對偶的研究，向來是偏重形式方面的概括性歸納。劉勰辨「四對」，¹上官儀分「六對」，²傳魏文帝《詩格》有「八對」，³《文鏡秘府論》共有「二十九種對」，⁴都無一不是從字形（如側對）、字音（如雙聲對、疊韻對）、字義（如的名對、異類對）、字位（如當句對、互成對、交絡對）等方面歸納出對偶的多種類型。但對於個別語詞怎樣作對（譬如「春」和什麼作對），一個語詞是否有某種作對傾向（譬如「楚」傾向於與「湘」字對還是和「吳」「秦」兩字對），作對傾向又是否有歷時性的變化（譬如「春」「夜」互相作對是否到了某個時期才忽然大量湧現），個別作家是否有個別的作對特徵，諸如此類的問題，關乎作家風格與詩學演變，而研究卻是出奇的少。⁵ 舊詩話裡偶一及之，像《白石詩說》謂：「花必用柳對是兒曹語」⁶，

1 黃叔琳，《文心雕龍注》卷七，〈麗辭〉（香港：商務印書館，1960），頁588。

2 曾慥，《類說》，卷五十一，（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62冊，1988），頁871。

3 陳應行，《吟窗雜錄》卷一，（嘉靖辛酉（1561）金陵書刊本），頁3上。

4 王利器，《文鏡秘府論校注·東卷》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1983），頁224—270。

5 中文論著討論文中各問題者固然少，近年較重要的西文專著亦罕有觸及，可參 Karl S. Y. Kao, "Rhetorical Device in the Chinese Literary Tradition," *Tamkang Review*, 1983-84, v. 14(1-4) pp. 325-337; Andrew Plaks, "Where the lines meet: Parallelism in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ture" *CLEAR*, vol. 10:1 and 2, pp. 43-60.

6 （清）何文煥，《歷代詩話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1），頁680。

又《韻語陽秋》論許渾詩謂：「以楊柳對蒹葭、以楊子江對越王台甚多。」⁷汪師韓《詩學纂聞》評杜詩「寡心應是酒，遣興莫過詩」謂：「開後人詩酒對舉俗派」，⁸這類評說涉及語詞作對的習慣、詩人作對的偏尚、語詞對仗的歷史流變，但連這樣的三言兩語，在傳統詩話裡也是極其罕見的。本文以宋代永嘉四靈詩為例，主要是探討一下語詞對偶傾向的研究是否可為，以上的問題又是否可以解答。

四靈詩是宋詩裡比較講究偶對工切的詩派。四靈指徐照（？-1211，字靈暉）、徐璣（1162-1214，字靈淵）、趙師秀（1170-1200，字靈秀）和翁卷（生卒不詳，字靈舒）。四靈倡晚唐詩，⁹晚唐派是繼江西派而起的大詩派。江西派偏愛恢奇闊深的杜甫體，晚唐派卻是追求琢鍊清巧的姚賈詩；¹⁰江西派輕句律，晚唐派（包括四靈）卻重句律，兩派固相牴牾。所謂句律，實包括聲律、對偶兩端。江西派的詩論，論者已多，¹¹現僅舉兩條以明

7 同上，頁487。

8 汪詩韓，《詩學纂聞》，收於丁福保編《清詩話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78），頁458。

9 四靈集中，僅以「唐人」自許，如徐照〈病起呈靈舒、紫芝，寄文淵〉云：「唐世吟詩侶，一時生在今」。（見陳增杰校點《永嘉四靈詩集》，以下簡稱《詩集》（杭州：浙江古籍出版社，1985，頁50）不提晚唐。惟趙紫芝〈哀山民（即徐照）〉謂「君詩如賈島」（《詩集》，頁219）又徐淵〈書翁卷詩集后〉云：「體法似元英（即方干）」，（《詩集》，頁139）二人俱為晚唐人。宋人亦以晚唐體目四靈之詩，如張端義《貴耳集》卷上（《叢書集成初編》本，頁17）云：「趙天樂，葉水心四靈之友也，名師秀，字紫芝，作晚唐詩。」趙汝回〈瓜廬集序〉亦謂四靈之流「陋晚唐不為」，（見薛師石《瓜廬集》，《四庫全書》本，臺灣商務影印，1975，頁1下）。

10 四靈尚姚賈詩，已為公論，如趙汝回〈瓜廬詩序〉謂四靈詩「雜之姚賈中，人不能辨也。」（同注9），似不必細贅。當日學姚賈者，非限於四靈諸人。如劉克莊《後村集》卷三十一（《四庫全書》本，頁14下—15上）〈題程垣詩卷〉云：「竊知君喜姚合所編《極玄集》，而自云賈島。」（《四庫全書》本，頁14下—15上）又（宋）姚勉《雪坡集》卷三十七〈贊府兄詩藁序〉云：「晚唐詩姚秘監為最清妙，邇年有雪篷姚希聲亦精悍於吟，余嘗欲集此二家詩作唐宋二姚集，有其志而未之暇也。」（《四庫全書》本，頁3下）又丁焞晦序張弋《秋江煙草》謂張弋「專意於詩，每以賈島姚合為法，所著僅成帙，清深閒雅，宛有唐人風致。」（見陳起《江湖小集》，卷六十八，《四庫全書》本，頁1上）。至於晚唐派與江西派之風調不同，可借用陳瑩之一詩說明。陳氏在《東齋小集·題陳景說詩藁後》云（見陳起《江湖小集》，卷十五，頁11上）：「今人宗晚唐，琢句亦清好。碧海掣長鯨，君慕杜陵老。」

11 可參莫礪鋒，《江西詩派研究》（濟南：齊魯書社，1986）。

江西派之輕視句律。元王構《修辭鑑衡》引張文潛語云：

以聲律作詩，其末流也。而唐至今謹守之。獨魯直一掃古今、出胸臆，破棄聲律，作五七言，如金石未作，鐘聲和鳴，渾然天成，出塵外意。¹²

另《韻語陽秋》云：

近時論詩者，皆謂偶對不切則失之粗，太切則失之俗。如江西詩社所作，慮失之俗也，則往往不甚對。¹³

而晚唐派卻是專意在句律上用力，如徐璣〈讀徐道暉集〉云：

悟得玄虛理，能令句律精。¹⁴

四靈推重的晚唐詩，更是嚴於句律，連學過晚唐詩的劉克莊也批評「姚賈縛律，俱窘邊幅」。¹⁵ 晚唐詩嚴於律的表現之一，就是「尚切對」，「推一字之妙，擅一聯之工」¹⁶ 宗法晚唐的四靈，亦往往工於律對，如方回評翁卷云：

翁靈舒學晚唐詩，中四句工。¹⁷

評趙紫芝云：

四靈詩，趙紫芝爲冠，大抵中四句鍛煉磨瑩爲工。¹⁸

總評四靈云：

四靈專於中四句用工。¹⁹

四靈在對句上尤其著力，這是不爭的事實。四靈詩裡的名句，像「野水多於地，春山半是雲」、「教人知遁甲，笑客問勾庚」、「鐘樓晴聽響，池水夜觀深」、「流來天際水，截斷世間塵」、「嵐蒸空寺壤，雪壓小庵清」²⁰ 等

12 王構，《修辭鑑衡》卷一（《四庫全書》本），頁16。

13 同注7，卷一，頁486。

14 《永嘉四靈詩集》，頁130。

15 劉克莊，〈題程垣詩卷〉，參注10。

16 魏慶之，《詩法源流》（臺北：廣文書局，1973），頁13。

17 方回選評，李慶甲集評校點《瀛奎律髓彙評》，卷十三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6），頁485。

18 同上，卷四十七，頁1713。

19 同上，卷二十三，頁987。

20 見《詩集》，趙紫芝〈薛氏瓜廬〉，頁242；〈贈李道人〉，頁273；〈冷泉夜坐〉，頁227；徐照〈題江心寺〉，頁7；翁卷〈石門庵〉，頁182。關於各聯之評論，參見（宋）羅大經《鶴林玉露·乙編》卷三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3），頁174；魏慶之《詩人玉府》卷十八（引黃昇《玉林詩話》），頁428—429；趙與峩《娛書堂詩話》，宛委山堂本《說郛》卷八十四，（收於《說郛三種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8，頁20，總頁3886）；胡應麟《詩藪·外編》，卷五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58），頁213。又可參陳增杰《詩集》附錄三，頁306—331。

等，無一不是偶對精切、運意工深的聯語。我們選了四靈詩作為對偶研究的對象，一方面是因為他們重偶對，另一方面是因為他們刻意追摹晚唐，極有利於作歷時性的探索。

我們首先考察了四靈詩裡常用字的對偶現象，其中一部分明顯地與另外一些字經常作對，有的是一個字多數對另一個字，有的是一個字多數對某幾個語義相接近的字。為了瞭解這種現象，我們又舉陳與義詩作比較。²¹ 陳與義是江西三宗之一，其生平橫跨兩宋，時代與四靈相接近。陳詩之外，並舉出姚合、賈島、杜甫三家詩。²² 姚賈為四靈所追摹，而杜甫影響宋詩至鉅，以之為比較，或可見出承傳嬗變之痕跡。下表舉出常用字七個以為示例：²³

(一)春

	出現頻次最高的字	出現頻次次高的字
四 靈(59)	夜22% 夜、暮、夕、晚共32%	野6%
陳與義	各字都在6%以下	
姚 合	夜、暮共20%	日8%
賈 島	各字都在15%以下	夕4% (春不與夜、暮晚對)
杜 甫	夜、暮、夕、晚共11%	日8%

說明：(i)為方便比較，各數用百分比表示，如四靈詩用「春」字的對句共59對，「春」「夜」作對的共13對，百分比為13/59即22%。本文各表之百分比計算，悉依此例。

(ii)各表通常只舉頻次最高及次高的字，除非特別說明，否則其餘各字都在10%以下。

(iii)四靈後的數字是用了本字（如上表的「春」字）的對句總數。

21 文中各表所用陳詩，據白敦仁《陳與義集校箋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0）。

22 各表所用姚、賈、杜三家詩，是根據深圳大學古典文學研究所編《全唐詩索引》Database資料檔。該索引是以中華書局《全唐詩》（1960年）為底本。

23 下表所列七個常用字，都是四靈詩中出現頻次較高的字，而四靈所表現的對偶傾向，亦頗為相近，可以合而論之。

本篇以論四靈詩為主。其餘各家詩人只供比較之用，各自對偶特色並略而不論。

(二)秋

	出現頻次最高的字	出現頻次次高的字
四靈(54)	夜、夕、晚共19%	曉13%
陳與義	各字都在6%以下	
姚合	夜、晚、暮共21%	曉、曙15%
賈島	夜、晚、暮共30%	寒14%
杜甫	夜、晚、暮、夕共11%	日5%

(三)客

	出現頻次最高的字	出現頻次次高的字
四靈(48)	人21%	僧12%
陳與義	各字都在10%以下	
姚合	僧26%	人5%
賈島	人、僧共20%	其餘各字都在10%以下
杜甫	人17%	君5% 其餘各字都在5%以下

(四)酒

	出現頻次最高的字	出現頻次次高的字
四靈(25)	詩、書、吟共36%	其餘各字都10%以下
陳與義	詩、文、詠共28%	風14%
姚合	詩25% 詩、書、吟、箋共33%	其餘各字在10%以下
賈島 (賈島詩有酒字的對句僅9對)	詩33% 詩、吟共44%	
杜甫	詩28% 詩、書、文共34%	其餘各字在5%以下

(五)色

	出現頻次最高的字	出現頻次次高的字
四靈(27)	聲37%	其餘各字在10%以下
陳與義	聲27%	其餘各字在10%以下
姚合	聲50%	其餘各字在10%以下
賈島	聲26%	其餘各字在10%以下
杜甫	聲11%	其餘各字在10%以下

(六)青

	出現頻次最高的字	出現頻次次高的字
四靈(31)	白35%	其餘各字在10%以下
陳與義	白51%	其餘各字在10%以下
姚合	白61%	其餘各字在10%以下
賈島	白65%	其餘各字在10%以下
杜甫	白37%	其餘各字在10%以下

(七)風

	出現頻次最高的字	出現頻次次高的字
四靈(57)	月、日、雨、水共42%	其餘各字在5%以下
陳與義	月、日、雨、水共19%	其餘各字在5%以下
姚合	月、日、雨、水共38%	其餘各字在10%以下
賈島	雨、月共18次 (無水、日對)	其餘各字在10%以下
杜甫	雨、日、月、水共36.5%	其餘各字在5%以下

上表顯示了詩家選字作對，往往都有極其觸目的傾向性。譬如四靈詩裡的「春」字，幾乎在對句裡每出現三次，就有一次和「夜」「夕」這類表示晚暮的字作對。又譬如「秋」字，亦幾乎是每出現三次，就有一次是和表示從夜初到夜盡這段時間的字（夜、夕、晚、曉）作對。其它如「客」之於「人」與「僧」、「酒」之於「詩」，同樣都有極高的作對傾向。

我們依上表比較四靈與陳、姚、賈、杜四家詩，四靈的確與姚、賈最接近，七個字裡，四靈與姚、賈都有頗為一致的傾向，就是說，作對最常用的字大致相同，而且頻次也很接近；而姚、賈之間，似乎姚合還要比賈島更接近些。²⁴ 至於陳與義，他就和姚賈的關係比較遠。不但「春」「秋」「客」這幾個字的對偶傾向不同，就算是「色」「風」這些字，其對法與姚賈相近（都以對「聲」、「月、日、雨、水」這些字為多），但頻次亦遠遠不及。這個結論，由於取字僅得七個，還不能認作定論，但對偶的傾向性，顯然可以作為研究作家關係的一種指標，譬如以上的結論，就和前人謂四靈宗法姚賈相吻合。要知道，四靈推重賈島，明見於文字，四靈與同道之間就經常以「賈島」互相推許，如葉適〈徐師屋廣行家集定價三百〉云：

徐照名齊賈浪仙。²⁵

葛天民〈訪紫芝回與子舒集〉云：

君參唐句法，親得浪仙衣。²⁶

徐照〈哭翁誠之〉云：

誰憐窮賈島，臨老失栖依。²⁷

又〈寄贈葛樸翁〉云：

古今稱句法，島賀是僧身。²⁸

趙師秀〈哀山民〉云：

君詩如賈島，勁筆斡天巧。²⁹

但對於姚合這個聲名不著的唐詩人，從現存的資料看，四靈是隻字不提的。³⁰ 要比較確切地說明姚合和四靈的關係，學者除了借助趙紫芝曾編《二妙集》

24 (清)紀昀謂：「四靈名爲晚唐，其所宗實止姚合一家，所謂武功體者是也。」見《四庫全書總目·雲泉集提要》，卷165（臺灣商務，1993），頁5下。紀說或嫌太偏，但不可謂無見。

25 見李哲夫等點校《葉適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61），頁135。

26 見《兩宋名賢小集·葛無懷小集》，（《四庫全書》本），頁15上。

27 《永嘉四靈詩集》，頁43。

28 同上，頁61。

29 同上，頁219。

30 今四靈僅有詩集傳世，而四靈詩又以陳增杰編《永嘉四靈詩集》最爲詳備。各家詩後並有《補遺》，搜輯佚文，其功甚偉。四家詩集中，並無提及姚合。另陳編未及收趙紫芝佚詩三首：(1)〈庵西〉：數重庵西路，東風去更吹。稻寒生葉細，梅老作花遲。小憩嫌無侶，曾遊憶有詩。新螢光尚小，未暗出空池。（見（宋）《詩家鼎鑪》，《四庫全書》本，卷上，頁6上）。(2)〈宿國清〉：殘燈吹了閉禪關，風約孤螢落砌間。本爲飲茶妨睡早，強尋詩句擬寒山。(3)〈巾山子作〉：城郭輕寒近佛生，偶來高頂作山行。竹房冷落無僧在，獨倚闌干聽晚鶯。（見（宋）林表民《天台續集別編》，《四庫全書》本，卷五，頁26上—28下）。三首亦未提及姚合。

這類外緣線索，³¹以及七、八個貌合神離的語句以爲傳承影響的證據外，³²似乎還沒有更好的辦法。探討對偶的傾向性，或可以作爲另一輔助途徑。

上表中的「春」「秋」「青」「風」等幾個字，四靈詩與所舉唐三家的對仗，頗爲相似。這是否自從詩尚麗辭以來就有的慣用對式呢？我們利用齊梁詩作歷時性的比較，得出以下的結果（下表僅舉出作對頻次較高的字）：

(一)青

白14%	丹9%	紫8%	綠7%	黃6%
------	-----	-----	-----	-----

(二)春

秋22%	夏6%	夕、晚、夕共2%
------	-----	----------

(三)秋

春23%	寒17%	夜、晚、夕共12%	曉、曙1%
------	------	-----------	-------

(四)風

日12%	雲9%	月9%	(雨雪共3%)
------	-----	-----	---------

首先是「青」「白」對。青可以與赤、紫、碧、黑等作對，與白對並非必然，但唐以前就有青白對，而且佔的次量和唐宋一樣，遠遠超過青與其它字作對。這種對法，其實是有根深蒂固的文化因素的。《周禮》〈春官·宗伯〉云：

31 趙紫芝編《二妙集》已佚。見劉克莊《後村詩話·新集》，卷四(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3)，頁205；及方回《瀛奎律髓》，卷二十四，頁1053。方云：「姚少監合詩選入《二妙》者百二十一首，比浪仙爲多。」又可參陳增杰《永嘉四靈詩集》，頁15。

32 劉克莊，《後村詩話·新集》卷四已指出趙紫芝「其詩語往往有與姚、賈相犯者。」參注31。魏慶之《詩人玉屑》卷十九，頁428，引黃昇《玉林詩話》舉趙天樂詩與晚唐人詩句相犯者，並云「蓋讀唐詩既多，下筆自然相似。」蓋以爲有潛移默化之功。

以青圭禮東方，以赤璋禮南方，以白琥禮西方，以玄黃禮北方。³³

同書〈冬官·考工記〉略云：

東方謂之青，西方謂之白。³⁴

《禮記》〈曲禮上〉云：

左青龍，右白虎。³⁵

《爾雅》〈釋天〉云：

春爲青陽，夏爲朱明，秋爲白藏，冬爲玄英。³⁶

青白二色既在民俗信仰的基礎上，與時節、方位的相對性結合，其自身的相對性亦因此牢不可破。

至於「春」「秋」之對「夜」「暮」「晚」「夕」等字，這種傾向顯然是到了唐代近體成立以後才開始的。近體講求平仄粘對。齊梁詩好用「春」「秋」對、「秋」「寒」對，四字都唸平聲，近體成立以後，其作對的機會自然大大地減少了。我們再看「風」字，「日」「月」是唐前後主要作對的字，但唐以前的常用字還有「雲」，這個字在幾個唐詩人的作品中，平均居於百分之五以下，「雨」「水」卻躡升到百分之十五左右。這種變化，應該是顯示了聲律對對偶習慣的影響。近體詩成立，應該是對偶演變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時期，而對偶對於情景的取捨以及鋪排次第亦極有關係。因此，近體詩之成立、對偶的歷時性變化，以及唐宋詩的美學傾向，三者實有連鎖性影響，應是中國詩研究的大課題。

但近體詩成立，只是促使對偶演變的其中一個動因。我們細心觀察四靈詩與唐宋四家詩的對仗比較，其中四靈與姚合都較多用「客」「僧」對，而杜甫只用過一次（〈酬高使君相贈〉：「古寺僧牢落，空房客寓居」）。我們再考查了《全唐詩》裡「客」「僧」作對的情況，從卷一到卷七六八爲止。這七百多卷基本上是依作家時代先後排次的。³⁷ 結果如下：

33 （清）阮元編，《十三經注疏·周禮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），頁278。

34 同上，頁321。

35 《十三經注疏·禮記》，頁55。

36 《十三經注疏·爾雅》，頁36。

37 《全唐詩》卷768以後，不按時代先後排次。卷一至卷二十九爲「樂府詩」，並無「客僧」對。

頁 數	頁 內 用 過 客 僧 對 的 主 要 詩 人	客 僧 對 的 數 量
0-1000		0
1000-2000	祖詠、劉長卿	4
2000-3000	杜甫、郎士元、皇甫冉、耿漳	8
3000-4000	李端、司空曙	20
4000-5000	張籍、元稹、劉禹錫	15
5000-6000	白居易、姚合、朱慶餘	43
6000-7000	杜牧、李商隱、許渾	30
7000-8000	皮日休、陸龜蒙、張喬、鄭谷、杜荀鶴	28
8000-8726	李洞、黃滔、曹松、韋莊	29

* 上表表示每一千頁內的「客僧對」數量，其中耿漳詩有兩次，一次在3000頁，一次在3005頁；劉禹錫詩有三次，一次在3987頁，餘兩次在4025頁和3090頁；白居易詩有十八次，五次在4756頁至4954頁之間，餘十三次在5042頁至5258頁之間，韋莊詩有共五次，一次在7998頁，餘四次在8001頁至8020頁之間。

由上表可見，「客僧對」是中唐以後才流行的一種對式，此或與中唐以後詩僧興起有關，惟與本文主題無涉，暫且按下不論。依我們的考查，以白居易（18次）、姚合（14次）、許渾（14次）用「客僧對」的數量最多。這個現象一方面可以補充說明四靈與姚、許等晚唐詩人的關係，另一方面也突出了對仗因時勢而變化這個事實。

對偶的研究，還可以撇開歷時的格局，一改而視對偶為聯想的方式，藉此探討作家的思維特點。心理學有語詞聯想（word association）研究，主要是以自由聯想（free association），探索聯想與智力、性格、價值取

向，以及文化背景的關係。³⁸ 對偶的聯想，並非自由聯想，而是受到正反作對、平仄粘對等等修辭要求所限制。但作者依然有相當的自由度去選詞配對。換句話說，對偶既容許作者有相當的選擇，而一旦這些選擇都表現出某一種傾向，就有可能視之為作者思維特徵的反映。

我們考察了四靈詩裡用「詩」「吟」「句」三個字作對的情況。除了「吟」字之外，其餘兩個字都沒有與某一個字發生強勢的對仗關係：

吟↔坐、步	20%	其餘各字都在7%以下
-------	-----	------------

「吟」多與「坐」「步」作對。做詩時，除了「坐」，還有「步」。四靈有「吟步繞百匝」、³⁹「微吟步自遲」、⁴⁰「覓句行山影」這樣的句子。⁴¹ 所以，四靈把吟與坐步作為慣常的聯想，並不稀奇。不過，四靈詩裡，尤其是在徐照詩裡，「詩」「吟」兩個字，還較多和兩類字對：一類是「官」、「宦」、「生」（生計）、「事」（世事）；另一類是「病」、「疾」、「貧」、「老」、「白」（髮）。譬如「吟」「詩」的對仗分佈：

吟↔病、貧、老	共10.4%	
---------	--------	--

38 參 James Deese, *The Structure of Associations in Language and Thought*, Baltimore: The Johns Hopkins Press, 1965). 此書探討語詞聯想，極有參考價值，頁4云：“The whole of the current concern with associative mediators, as a matter of fact, is an effort to use the associative properties of explicit verbal behaviour as a model for the implicit verbal processes of thought.” 另可參 Lorand B. Szalay and James Deese, *Subjective meaning and Culture: An Assessment through Word Association*, New Jersey: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, Inc., Publishes, 1978). 自由語詞聯想之外，心理學亦有限定語詞聯想研究 (controlled word association)，同為探討精神思想特徵之方法。

39 徐照，〈黃公濟〉，《詩集》，頁68。

40 徐璣，〈喜爽上人至〉，《詩集》，頁136。

41 徐璣，〈題李商叟半村堂〉，《詩集》，頁112。

詩↔疾、病、藥	共10.4%	官、宦、事共10.4%
---------	--------	-------------

另外，「貧」「病」又是經常作對的字：

病↔貧	31.54%	
-----	--------	--

「疾」「病」「官」「宦」和「詩」作對為數雖然不多，但這類字在對仗以外，還經常和「詩」「吟」一同出現，這在徐照詩中尤其特出。譬如：

貧與詩相涉，詩清不怨窮。
 吟得物俱盡，罰令生世貧。
 吟詩能愈疾。
 取爾詩重讀，令吾病欲銷。
 病惟親筆墨，貧亦買琴書。
 秀句出寒餓，從人笑我清。
 公務被吟分。
 舊友誤稱詩筆長，諸親爭笑罷官貧。
 莫是為詩苦，卻令生世貧。⁴²

與陳與義詩相比：

詩↔夢、雨	共22%	其餘各字在8%以下
-------	------	-----------

「詩」「吟」「句」不與「貧」「病」「疾」作對，與「藥」對僅一見，更顯出四靈詩的聯想獨特。

四靈中，徐照終身不仕，其餘三人都當過小官，⁴³但官卑位微，落拓潦

42 見徐照，〈和潘德久喜徐文淵、趙紫芝還里〉（《詩集》，頁20）；〈題羅隱故居〉（頁8）；〈贈朱道士〉（頁44）。趙紫芝〈舟行寄翁十〉（頁226）徐夔〈潘德久挽詞〉（頁116）徐照〈和翁靈舒冬日書事〉（頁62）；〈送潘才叔倅新安〉（頁50）趙紫芝〈答徐靈困〉（頁53）徐照〈贈大羅山李秀才〉（頁53）

43 關於四靈的生平身世，目前以陳增杰之考訂為最翔實，見《永嘉四靈詩集》〈前言〉，頁1—2。徐照終生布衣，徐夔曾任武當令。趙師秀曾任上元主簿、金陵幕從事、筠州推官，翁卷曾在越師和江淮邊師幕中供職。

倒終其身。他們都不樂吏職，都隱隱有「文章憎命達」的想法（趙師秀〈哀山民〉云：「詩人例窮苦」。）在詩與宦之間，都選擇了以詩托身，用畢生精神，作嘔心瀝血之「苦吟」。⁴⁴ 葛天民說四靈「苦吟無宦情」、「薄宦因吟苦」，四靈又自說「貧與詩相涉」、「秀句出寒餓」等等，⁴⁵都表明了在他們的思想裡，詩與窮苦相涉，詩與宦宦相對；他們的對偶傾向正是這種世界觀的反映。吉川幸次郎在《元明詩概說》裡有一段話談到「文人」類型的轉變，略云：

楊維禎及其一派的文學與生活，同時構成了中國文明向來所無的新型人物，簡言之，即以文學至上、藝術至上而生活的態度。……以前的文學家或詩人，必須具備哲學的修養並取得政治的職責，然後才算是入流的文學家、入流的詩人。如歐陽修、王安石、蘇軾，不但是北宋的代表詩人，也都是當時重要的政治家，兼出色的思想家或哲學家，便是能夠體現這種理想的典範人物。但是，以楊維禎為中心的元末南方「文人」，他們的態度或志趣卻大不相同，他們與哲學無緣，與政治也無緣，或者被迫而不得不處於與政治無緣的環境之中。……他們既然與政治無緣，便只好專心致力於文學或藝術的創作。⁴⁶

吉川氏提到中國文人形態的轉變，的確是真知卓見，但他又提到南宋的江湖

44 四靈詩尚苦吟，見於其詩如：「君愛苦吟吾喜聽」（徐照〈宿翁卷書齋〉，《詩集》，頁14）。「酒醺驢倒載，吟苦鶴曾聞」（徐照〈哭鮑清卿〉，《詩集》，頁48）。「分明上天意，磨折苦吟人」（翁卷〈哭徐山民（即徐照）〉，《詩集》，頁184）。「獨憐吟思苦，妨却夢西東」（翁卷〈宿寺〉，《詩集》，頁196）。「苦吟無愛者，寫在戶庭間」（趙師秀〈千日〉，《詩集》，頁249）

「苦吟」為南宋詩學爭論焦點之一，支持苦吟者，如包恢《敝帚齋略》，卷二，頁2上（《四庫全書》本）云：「前輩嘗有學詩渾似學參禪之語。彼參禪故有頓悟，亦須有漸修，始得頓悟……半山云：『看似尋常最奇崛，成如容易却艱辛。』某謂尋常容易須從事奇崛艱辛而入。」江湖派多尚苦吟，如黃震《黃氏日抄》，卷九十一，頁2上（《四庫全書》本）云：「近有所謂江湖詩者，曲心苦思，既與造化迴隔，朝推暮吟。」反對苦吟者，亦不大乏人。如戴昉《東野農歌集》，卷九，頁10上（《四庫全書》本）有〈有妄論宗唐詩體者答之〉云：「不用雕蝨嘔肺腸，辭能達意即文章。」戴復古《石屏詩集》，卷六，頁22上（《四庫全書》本）載與李賈、嚴羽等論詩絕句云：「有時忽得驚人句，費盡心機做不成。」又林希逸《竹溪處齋十一藁續集》，卷十三，3上—4下（《四庫全書》本）云：「然後山嘗曰：『學詩如學仙，時至骨自換。』余則曰：『學詩如學禪，小悟必小得。』仙要積功，禪有頓教。」時人論苦吟多牽扯學道與學禪之別，亦南宋詩學一可注意之現象。

45 葛天民，《葛無懷小集》，收於《兩宋名賢小集》，卷280，頁14下—15上。（張侃《拙軒集·趙紫芝詩卷》，卷三（《四庫全書》本），頁3下。

46 吉川幸次郎，《元明詩概說》，鄭清茂譯（臺北：幼獅文化，1986），頁113—114。

派，認為「他們還缺乏藝術至上、或為文學而獻身於文學的意識型態。」⁴⁷這和我們的觀察不符。四靈之一的徐照說過：「天教殘息在，安敢廢清吟。」張侃論趙師秀說：「天樂（即師秀）無他好，精神盡在詩。」⁴⁸詩為畢生致志的目標。這種幾乎是具有宗教情操的意識型態，已經很接近吉川氏所說的文人型格。可以說，四靈與江湖派是標誌著文人新型態的萌芽。

總而論之，這篇小文借四靈詩探討了語詞對偶研究的三個方面：一、從對偶傾向觀察風格承傳的關係；二、對偶歷時性研究的啓示；三、對偶傾向反映作家風格及思想型態。這三方面雖然只作了初步探索，或可能在對仗美學以外，引進其他對對仗的新思考。

附 記

考查語詞的對偶現象，困難之一，是需要處理的資料非常龐大，以本文所用各家詩為例，四靈詩共6940句，陳與義詩5164句，姚合詩4978句，賈島詩3452句，杜甫詩21132句，齊梁詩26140句，實非用計算機技術協助不可；此或即語詞對偶研究在以前無法展開的主要原因。本文所用唐人詩，係依據深圳大學古典文學研究室所編《全唐詩索引》Dbase 資料檔，但對偶檢索程式則為作者自編，至於四靈詩、陳與義詩及齊梁詩，其計算機對偶檢索軟件（連資料檔），亦為作者自編。「齊梁詩」見遼欽立編《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3）頁1375至2171，詩人共201人。

47 同上，頁114。

48 徐照，〈病起呈靈舒、紫芝，寄文淵〉（《詩集》，頁50）。

陳增杰編《永嘉四靈詩集·附錄二》收諸家題詠酬贈，學者稱便，唯尚有一二遺漏，張詩為其一。另釋居簡《北碕集》，卷六，（《四庫全書》本）頁15下—16上有〈天樂趙紫芝畫像贊〉亦可補入。）